

叶君健自译《山村》中的陌生化手法研究

王振平,张 曼¹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摘 要] 叶君健用英语创作了小说 *The Mountain Village*,后将其自译为汉语《山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进行改动或加工,基本保留了原作的本来面目,导致译作不管是在语言风格上还是人物形象塑造上都给国内读者留下了一种“陌生化”的印象。这一方面是译者坚持自己翻译原则的体现,即,第一,译者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随意删节和改动原文;第二,翻译作品应该保留一些“洋味”;第三,翻译应为语言的进步服务。另一方面也是译者精通多种语言,从而使母语和外语之间产生联系和影响的结果。这种陌生化的译文为读者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和语言表达方式,具有特殊韵味。同时,作为文学翻译,他的这种自译方式对自译方法的选择和翻译语言的表达形式,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迪。

[关键词] 叶君健; 自译; 《山村》; 陌生化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4-0095-05

1947年,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叶君健用英语创作的长篇小说 *The Mountain Village* 在英国出版,小说语言流畅优美,故事曲折动人,主题深刻,出版后即被英国“书会”评选为当月英国出版的“最佳文学作品”。1982年,叶君健将这本小说已经翻译成几十种语言的小说译回中文出版,据他本人说,“为了保持原来的面目,没有在中文文本上进行改写或加工”^[1]。确实,《山村》语言上的一些欧化痕迹,在国内读者读来会产生一种特别有趣的“陌生效应”^[2],那么,既然译文是面向汉语读者,译者为何仍保持其原文中的“陌生化”,而不采用更加本土化的语言?作为文学翻译,《山村》在保留原文中的陌生化表达后,又取得了怎样的文学效果呢?

一 叶君健自译小说《山村》与文学创作的陌生化

叶君健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精通多种语言。*The Mountain Village* 是他首次用英文创作并在英国出版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一群世代生活在闭塞山村村民的故事。他们按照祖祖辈辈的生活样式和传统艰难地生存着,浑然不知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地主压迫,外敌侵略和军阀混战,正在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他们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生活。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改变,必须为争取建立新的社会而抗争。作品最初发表在英国,略带汉语味道的表达,陌生的中国农村生态展示,令外国读者耳

目一新,他们从中国人的口中了解了遥远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看到了农村的苦难和贫穷,也看到了农民的忍耐与抗争。这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写照。通俗的英语表达和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基本符合读者的阅读趣味。所以本书一出版就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与欢迎,也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关注,中国翻译家禾金在小说刚刚出版的几年后就将其翻译成了汉语,1950年由潮锋出版社出版。坊间并未见过叶君健对这个译本的评价,我们不妨这样认为,他不是特别满意,也不是特别不满意,如果特别满意的话,他可能会表达出来,或可能自己就不再翻译了;如果特别不满意的话,他也会表示不满。我们认为,禾金的《山村》译文在形式上较为忠实于原文,涉及文化内容的表达时倾向于归化翻译。不论叶君健对禾金译本是否满意,事实上这个译本一直是 *The Mountain Village* 1947年出版以来的唯一汉语译本,直到叶君健本人1982年翻译出版了自译本《山村》。

自译本与禾金译本有很大不同,具体说来,两个译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语言方面,叶君健的自译本不如禾金译文流畅。第二,从风格方面,叶君健的自译本更忠实于原文。第三,在翻译方法方面,叶君健更倾向于异化,禾金倾向于归化^[3]。从两个译本的比较来看,叶君健自译《山村》的突出特点就是:陌生化。

[收稿日期] 2019-05-23

[作者简介] 王振平(1965-),男,河北崇礼人,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¹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所在,从形式主义文论的角度来看,艺术形成的过程,就是将事物“陌生化”的过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打破人们对常见的表达形式或形象的认知,赋予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偏离、背反甚或变形、异化”^[4]。《The Mountain Village》是为西方读者而写,作者创作时“必须改变用中文写作的观察视角和表达方式”^[2],使用“陌生化”的欧式文法,为的是使西方读者更容易接受;但中译本面向的是中国读者,叶君健却仍然使用“陌生化”译法或写法,背后的原因以及取得的文学效果对于文学翻译或有启示意义。

自译(self-translation)指的是作者同时担任译者这一角色,“通常指文学作品的自译”^[5]。关于自译的属性问题有过很多争论,自译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译者即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更多的自由。为了打破自译与“自由”素有因果关系的这一观念,周领顺将自译分为“作者译”和“译者译”两种译法,认为前者译法“作者身份”偏重,译文中创作成分明显,不算是典型的翻译,而后者译法“译者身份”偏重,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很高^[6]。根据这种观点,叶君健的《山村》翻译就是典型的“译者译”。不论从叶译《山村》的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叶君健都是忠实于原文,而不是忠实于原作者的。从内容上看,没有大幅删改原文,保持了原文的完整性;从形式上看,保留了原文的一些句式结构,使译本整体呈现出“陌生化”的特点。

总之,从叶君健呈现给我们的译本来看,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陌生化翻译方法的运用。

二 陌生化在《山村》自译中的体现

英汉语作为分属不同语系语族的两种语言,各有各的特点,如英语重形合,多连接词、限定语,多长句,常用被动句,而汉语则重意合,多短句,被字句使用频率低。因此,这两种语言互译后不论是在句式结构还是遣词造句上都有很大差别。然而,《山村》中却保留了许多西式句式和表达风格,呈现出了“陌生化”特点。下面将从句式结构陌生化和人物形象表达风格陌生化两方面分析陌生化在叶君健自译《山村》中的体现。

(一) 句式结构的陌生化

1. 定语从句的翻译

英语中的定语从句属于限定结构,分为限定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在汉译时有几种方法可循,如“仍然译成定语从句、将定语从句翻译成独立的一句”^[7]等。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作为对先行词的补充说明,翻译时通常“将它独立翻译成一句,

和主句并列”^[7]。在《山村》的翻译中,叶君健的处理方法却不同,如:

例1: A fact upon which my mother, who knew his history well, often insisted^[8].

译:知道他的历史的我的母亲,一直坚持这个看法^[1]。这句中“who knew his history well”作为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修饰“my mother”,按照通常的从句与主句并列的翻译方法,可译为“我的母亲很清楚他的历史,一直坚持这个看法”,而自译文本保留了原文中的定语从句结构,连续出现三个“的”,句式结构靠近西文,呈现出了陌生化的特点。

2. 被动句的翻译

“英语的被动句式大致有两种:be+被动分词和get+被动分词。英语的被动句的标记比较明确。”^[9]汉语的被动结构以“被”+动词结构为典型,但使用频率较低,一般用“叫”“让”“给”“得到”等代替。而在《山村》的一些翻译中,叶君健没有按照汉语的一般习惯,而是使用了被字句与原文对应。

例2: I was very happy to know that O Ran was saved^[8].

译:我很高兴听到阿兰的生命终于被挽救了过来^[1]。

这个句子要调整成符合汉语的习惯说法可译为“我很高兴知道阿兰得救了”,自译文本使用的“被”字句虽然突出了被动句结构,与原文结构对应,但读来生硬,呈现出“陌生化”的特点。

3. 长句的翻译

英语是典型的形合语言,通过在句中使用明显的形式标记以及语法手段来表示话语含义。“这种特点也使得英语句子里的限制和修饰成分叠加,造成长句比比皆是的现象。”^[10]而汉语呈现明显的意合特点,通常没有明显的形式标记,而是凭借意义上的关联连接在一起,以一个意群为单位,因此多短句。在《山村》的一些翻译中,叶君健没有将汉语的这一特点表现出来,而是保留了原文的长句特点。

例3: the pig in the chair began to get impatient and struggled against the gown and the ropes with which it was bound^[8].

译:蹲在太师椅上的那只小猪开始感到不耐烦而在它穿着的那件新年衣服和绑着他的那根绳子下面挣扎起来^[1]。

毛毛为求风调雨顺,将一头猪看作一位老爷似的供着,这句的描写是猪被强行穿上衣服、坐在椅子上的状态。原文中只有两个动词,用一系列的介词短语串成了一句话,符合其英语长句的特征;译文基本和原文形式一致,用词的位置和顺序也没有改变,

且不加标点译成了一句话,显示出“陌生化”的特点。

(二)人物形象表达风格的陌生化

《山村》描写的是中国偏僻乡村中的乡民,他们生性淳朴简单,说话直截了当,很少使用礼貌用语。但因为小说最初是为西方读者而写,为照顾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习惯,叶君健在表达方式上借用了西方的一些表达习惯,用了很多礼貌用语和含蓄语,这样的表达方式,在中国人看来,其实与作品中农民的身份是不符的,但原文是给西方读者看的,这样的表达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是适宜的,也是应该的。但译成中文后,译者保留了这些西洋礼节和表达方式,读起来就会感觉这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农民形象,有时就不免给人一种别扭的“陌生化”感觉。

1. 礼貌用语的使用

在小说的故事背景下,“我的母亲”应该是一个通情达理但文化水平较低的村妇,但在译文中,她的言行却使她看起来更像个受过良好教育、文化素质很高的淑女,如“请告诉我,年轻人”^[1]、“那么请您推断一下”^[1]等句中的“请”和“您”;“你来看她,谢谢你,本情”^[1]中的“谢谢你”;“对不起。你长得出乎意料地可爱”^[1]中的“对不起”等等。译者将英文原文中的语言表达移植到汉语译本,中国读者不仅看着别扭、陌生,甚至会在对作品人物的理解上产生误读。

2. 含蓄语的使用

例4: Where are you hurrying to? Want to go to the lavatory? The food is ready for you^[8].

译:你这么匆忙想要到哪里去? 要去小便吗? 面条已经为你煮好了呀^[1]。

潘大叔只是一个庄稼人,且原文中也提到“Uncle Pan had not learned enough words to express himself”^[8],应当是率直的庄稼汉形象,而“小便”这种优雅含蓄的表达却背离了这种形象的创造,对中国读者来说显然是陌生的,这样的表达可能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表现产生影响,甚至误导读者对人物的理解。

三 陌生化翻译的原因及文学效果

(一)陌生化翻译的原因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叶君健在自译《山村》时,许多时候都是将原文的句式结构和语言习惯直接移植到了译文中,未做太多适应中文表达习惯的改变,因此读来就产生了陌生化效果。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深谙英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从而不自觉地两种语言文化融合在了自己的创作与翻译中。作为一个多语创作者,他在用一种语言进行创

作的时候难免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如他自己所说:“但说实在的,我所用的语言并不是纯正的地道的英语。我的句子的结构与习惯和英语行文颇有距离,那是根据逻辑式的语法规律组成的”^[11];同样,他在把英文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汉语时也存在相同的情况,他译出的汉语,正如他本人所言,“已经不是纯习惯式的中文”^[11],其结构和表达习惯也不免受到英语的影响。尽管叶君健的译文在语言层面存在陌生化的倾向,不符合故事人物身份及其所处的时代,但是,正如叶君健本人所说,从写作技巧和艺术风格上看的话,“这样的写作法,与其内容也是相适用的”^[11]。

原因之二,叶君健翻译《山村》时并没有如其他自译作家张爱玲、萧乾等一样,大幅删节改动原文,而是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形式与风格,这样做是他坚持自己翻译理念的结果。作为创作主体与翻译主体的重合,自译者凭借其天然优势,为了应对读者、时代及社会背景等现实问题,通常会对原文进行增译、删改、显化或隐化处理,使其满足另一种文化中读者的阅读需求。作家兼翻译家张爱玲就是如此,她的自译活动是她文学生涯的一大组成部分,代表译作包括《赤地之恋》《桂花蒸阿小悲秋》和《金锁记》,“她不愿让别人翻译自己的作品,认为别人的译文抓不住原文的神”^[12]。她的翻译有大量对源文本的删减和改动,她这样做是为了再现原文风韵,同时,这样调整,也是“为了能让自己的作品更符合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进入美国出版界”^[13]。同样,著名作家萧乾在自译时,“译文无论是在段落、句子、字词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对原文有相当的改动”^[14],这也是译者选择了靠近读者的翻译策略而放弃了译文的忠实性。显然,张爱玲和萧乾都属于所谓的“作者译”型自译,而叶君健同样作为自译者,却没有这样做。他自译的《山村》,忠实再现了原文的形式与风格,他将自己的译者身份隐藏在了原文背后,个人的主观介入特征并不明显,仿佛在戴着原作的“脚镣”跳舞,是典型的“译者译”型自译。叶君健之所以如此,与他的翻译理念密切相关。

首先,叶君健反对在翻译时为了某些需要删节和改动原文,他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就是基于这个理念完成的。通过丹麦文阅读安徒生童话时,他就发现,以前读过的英、法译本与原作出入较大,“那些译者可能为了适应本国图书市场的需要,常常在译文中做出删节或改写,有的改写对原作的损害——甚至歪曲——相当严重”^[11],而且简单地把安徒生童话定义为儿童读物,限制了其读者群,作品

的哲理与伟大之处往往被忽略。殊不知,安徒生童话作为世界名著,不仅适合儿童,还适合成年人甚至老人。叶君健对这种只保留原文中有趣的部分而随意删改原文的做法十分不满,也由此才有了将安徒生童话完整地由丹麦语直接译成中文的想法。因为他反对为迎合市场和读者而随意改动原文的翻译,所以在翻译安徒生童话时,他“逐字逐句紧抠原义”^[15],努力保存原作的真实面貌。基于这种文学翻译思想,在翻译自己创作的小说时,叶君健同样没有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需要而对原文进行改动,而是保留了其中的西化特征,把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忠实地移植到了中文中。比如在上文关于礼貌用语的例子中,为了迎合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反映原生态的、真实的农村和农民,他完全可以将这些礼貌用语删去,只留下句子中表达意义的那部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仍然保留了这些西洋礼节和表达,因为这样才是符合原文的。

其次,叶君健认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应该保留一些“洋味”。他在讨论文学翻译的文章中指出,严复最早提出的“信达雅”仍可以作为文学翻译的一条准则,要以“信”为基础。除此之外,“既然翻译洋人的作品,译文中总还应该表现出一些‘洋味’”^[15]。这一主张和鲁迅主张的翻译要保留着原作的风姿这一观点十分相似。翻译的目的是使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得以沟通,互通有无,从而促进各自文化的发展。若在翻译中去掉“洋味”,一味地将译作本土化,那阅读翻译作品和本民族作品就没有差别,从而也使得翻译活动失去意义,各民族文化也会在自我沉醉中倒退甚至消亡。所以说,《The Mountain Village》虽然是以中国战乱时代农民的生活和斗争为背景,但毕竟是用英文创作,他显然认为译者应当忠实于作者,忠实于原文的形式与风格,保留“洋味”,也就是说,中文译者叶君健应当忠实于英文作家叶君健,而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互相干扰。引导翻译走向的是文本,而不是作家或翻译家。

最后,叶君健认为翻译作品应为汉语的进步服务。语言虽然是带有民族特色的自然产物,“但如果老在常套里兜圈子而不注入新的血液,有意识地推动它发展,其结果则势必要变得平庸,甚至退化”^[11]。为了振兴民族语言,文学创作者和译者应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为本民族语言注入新的血液,使其重新焕发活力。作为译者,其创造的灵感主要来源于“民族的文字之间的相互影响”^[11],叶君健熟练掌握多种语言,他的语言系统杂合了多种语言的特点,因此不管是在创作还是翻译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多语杂合”的影响,语言吸取各家之长,独

具特色。而他自译的《山村》显然吸收了英文语法规律和表达方式,使译文表现出一种异于常态的风格。尽管这种特异的表达使《山村》的“流畅性及群众性”远远比不上本土作家的作品^[11],但这种“陌生化”不会永远使读者感到陌生,在语言的逐渐发展和使用中,有些原本“陌生化”的表达将慢慢被读者接受,并将其纳入“个人语言存储库”中,为我所用,丰富自身的语言表达,这对于整个汉语的进步与发展具有长远意义。

(二)陌生化手法的文学效果

《山村》虽然是自译成汉语的,但到底是译作,且其中运用了大量陌生化表现手法,读起来和本土作家的乡村文学有一定差距。从和孙犁的《荷花淀》的对比中我们就能看出两者的区别。

例 1:

《山村》:那个膨胀起来了的血红太阳正悬挂在西山的松林之上;在下边的山冲,这时也有一层烟雾从积水的稻田里升上来^[1]。

《荷花淀》: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16]。

例 2:

《山村》:“佩甫伯!”我的母亲用极为兴奋的声调说,“什么风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把你吹来了?”^[1]

《荷花淀》:“该死!”她骂着,却转过头来开别人的玩笑,“欢迎啊,欢迎孙玉琴来得晚啦!”^[16]

以上两例分别从环境描写和人物语言方面做了对比,例 1 两句都描写静谧的乡村景象,《山村》选句中形容词叠加,增加了句子长度,在视觉上给读者带来一定压力,读来也不如《荷花淀》选句朗朗上口;例 2 两句是见面的寒暄语,《山村》选句不够口语化,很明显是经过翻译的,初读时国内读者不易接受;《荷花淀》选句贴近日常生活,一句话就将人物的俏皮可爱凸显了出来。

尽管《山村》在国内读者读来有一定的陌生感,甚至有不伦不类的感觉,但并不影响理解和接受,其达到的文学效果也并不因此而受到否定。这种陌生化的语言描写有一种散文诗的味道,即使是农民日常劳作与休息的场景也被描写得像一幅恬静优美的画作:“夏天人们在这里打谷、脱粒,黄昏时候人们聚在这里聊天,或者在仲夏夜漫无目的地凝望天上的星星和银河。”^[1]叶君健是主张像唱歌作画一样写小说的,作为一种创作风格,这种散文诗的味道并不是随意零散地出现在小说中,“而是贯穿于整个作品中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东西,叶君健对这种

‘浑然一体’的追求是执著的”^[17]。这种特别的表达没有使用通俗的方言俚语,甚至通篇都是书面语,但在有些人读来却独具风味,如叶君健在《外语对我创作的影响》一文中就曾提到作家刘心武如此感受:“……但仔细读《山村》,细细品《土地三部曲》吧,却自有一种淡雅隽永的艺术魅力,越读,越感到自然、亲切、有韵味。”^[11]刘心武对《山村》的评价不一定代表全部读者,但至少代表了一部分读者,或至少是有文学涵养的人的心声。这就说明,叶君健的自译是成功的,他使用的陌生化翻译方法是可接受的,这样的翻译至少为读者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和语言表达方式,是译者翻译思想的体现,也赢得了部分读者的青睐。对于文学翻译,他的这种自译方式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不论是对于丰富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和汉语的表达方式,还是对于自译方法的选择和翻译语言的表达形式,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迪。

四 结 语

叶君健在自译 *The Mountain Village* 时力求忠实原文,不论在内容上和表达上均保持原文的本来面目。内容不增不减,语言风格如旧,由此在内容上,尤其是在表达方式上,都呈现出陌生化的特点。其中的客观原因是,作为掌握多种语言的作家兼翻译家,叶君健写作和翻译时的行文难免会受各种语言的影响,各种语言与汉语之间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其中的主观原因是,叶君健有自己独到的翻译思想,并且他在这一自译实践中始终贯彻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即,第一,译者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随意删节和改动原文,不管是内容还是表达方式;第二,翻译作品应该保留一些“洋味”;第三,翻译应为语言的进步服务,如果翻译时一味本土化,即过度归化,只会使民族语言越来越陈旧闭塞,译者应该承担起创新的责任,有意识地吸收其他表现方式,使译入

语更有活力。从他的《山村》自译实践来看,他基本达到了他的翻译目的,他的译作体现了独到的魅力,也受到了读者的喜欢。

[参考文献]

- [1] 叶君健. 山村[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 [2] 李保初. 日出江花红胜火——论叶君健的创作与翻译[M].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
- [3] 夏 琴. 叶君健《山村》的自译研究[D]. 天津:天津科技大学,2013.
- [4] 彭 娟. 论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D]. 武汉:武汉大学,2005.
- [5] 黎昌抱. 文学自译研究:回顾与展望[J]. 外国语,2011(5):89-96.
- [6] 周领顺. “作者译”与“译者译”——为“自译”重新定性[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11):102-107.
- [7] 段满福. 从英汉语句子结构的差异看英语定语从句的翻译[J]. 大学英语,2006(3):267-270.
- [8] CHUN-CHAN YEH. The Mountain Village [M].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Hong Kong, 1984.
- [9] 王炳炎. 英汉被动结构对比[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4):14-17.
- [10] 范红升. 英语形合与汉语意合的特点对翻译的启示[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6):52-56.
- [11] 叶君健. 叶君健近期作品选[M].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
- [12] 严苡丹,王羽西. 张爱玲自译文学作品中陌生化手法的再现研究[J]. 外语学刊,2015(4):121-125.
- [13] 王晓莺. 张爱玲的中英自译:一个后殖民理论的视点[J]. 外国语文,2009(4):125-129.
- [14] 王思思.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比较萧乾的自译作品与他译作品[D].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7.
- [15] 叶君健.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 叶君健卷)[M].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 [16] 孙 犁. 荷花淀[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 [17] 陈明刚. 从山村走向世界——叶君健和他的代表作《山村》[J]. 作家研究,1992(6):122-128.

A Study of Defamiliarization in Ye Junjian's Self-translated Novel *The Mountain Village*

WANG Zhen-ping, ZHANG M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ountain Village*, translated by its author Ye Junjian himself, is faithful to the English version both in the content and in the form,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effect of defamiliariza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characters. The effect of defamiliarization is, on the one hand,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principles to trans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ult of mutual connection and influence of his native language and foreign languages.

Key words: Ye Junjian; self-translation; *The Mountain Village*; defamiliarization